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白痴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南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ДИОТ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企鹅经典”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P[®]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痴/(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南江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02-008722-8

I. ①白… II. ①陀… ②南…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6933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张福生
封面设计:丁威静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89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22.5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722-8
定 价 38.00 元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

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

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203
第三部	371
第四部	525
白痴时代读《白痴》	李 锐

第一部

十一月末，正是解冻天气，上午九时左右，在从彼得堡到华沙的铁路
上，一列全速行驶的客车即将抵达彼得堡。天气很潮湿，雾又很浓，好不
容易天才破晓。从车窗里朝铁路两侧看去，十步以外的景物就难于辨认
了。旅客中也有些人是从国外回来的；然而比较拥挤的还是三等车厢，乘
客都是短途旅行的小商贩。大家照例都很疲劳，经过一夜的颠簸，眼皮已
抬不起来，人人都冻坏了，面色发黄，跟雾的颜色倒很相称。

在一节三等车厢里，有两名旅客从天刚破晓就面对面地坐在车窗边。
这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没带多少行李，衣着都不考究，相貌也与众不同，此
外，双方又都乐于攀谈。倘若他们二位都知道对方此时此刻有什么特别
与众不同之处的话，那么，对于命运居然会如此奇特地使他们面对面地坐
在彼得堡—华沙铁路的三等车厢里这一点，他们肯定会感到惊讶。他们
之中的一位身材不高，二十七岁上下的年纪，头发卷曲而且颜色发黑，灰
色的眼睛虽小，但炯炯有神。他的鼻子宽阔扁平，脸上颧骨突出；两片薄
嘴唇不时露出一种傲慢、嘲讽，甚至恶毒的微笑；但是他天庭饱满，这就使
面孔的下半部显得不那么俗气了。在这张脸上，特别显眼的是像死人一
般苍白的面色，年轻人的体格虽然相当健壮，可是这面色却使他的整个容
貌都变得疲惫不堪。与此同时，他还流露出一种使他感到痛苦的热情，这
和他那傲慢粗鲁的微笑，和他严厉自负的眼神都不协调。他穿得很暖和，

一件宽大的、黑色的羊羔皮挂面皮袄，使他夜里没有受冻。但是，坐在他对面的人对于俄国十一月潮湿的寒夜显然缺乏准备，所以只得浑身发抖，饱尝它的淫威。他穿着一件相当肥大的无袖斗篷，这斗篷带有一顶硕大的风帽，跟远离俄国的瑞士或意大利北部的旅客们冬季常穿的斗篷一模一样，当然喽，那些旅客并不打算在埃德库宁^①上车一直坐到彼得堡。但是，在意大利适用、而且能使人十分满意的东西，到了俄国便不完全适用了。这件带风帽的斗篷的主人是个年轻人，也有二十六岁或二十七岁，略高于中等身材，一头浓密的淡黄色头发，面颊下陷，疏疏落落地长着一小点尖尖的、几乎全白的小胡子。他的一双大大的、聚精会神的碧眼，流露出一种平静然而忧郁的神色，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有些人一眼看去，就会猜出他患有癫痫症。不过年轻人的面孔是讨人喜欢的、清癯瘦削的，只不过缺乏血色，现在甚至冻得发青。他手里摇晃着一个用褪色的旧绸子包的小包袱，这大概就是他的全部行装。他的脚上穿着带鞋罩的厚底皮鞋，完全不是俄国人的打扮。坐在他对面的那个穿着挂面皮袄的黑发旅客，把这一切都瞧在眼里，多多少少是出于无事可做，终于像人们有时见到邻居倒霉而幸灾乐祸那样，放肆而随便地用毫不客气的嘲讽口吻问道：

“很冷吧？”

他还耸了耸肩膀。

“冷得要命，”坐在对面的人非常痛快地答道，“您瞧，这还是解冻时节呢。要是到了大寒时节，那又会怎样呢？我真没想到，咱们国家会这么冷。我已经不习惯了。”

“您是从国外回来吧？”

“是的，从瑞士回来。”

^① 埃德库宁是当时普鲁士和俄国边界上的一个普鲁士火车站。

“嘘！原来如此！……”

黑发的人吹了声口哨，哈哈大笑起来。

二人攀谈起来。披着瑞士斗篷的那个淡黄色头发的青年在回答那个皮肤黝黑的人的一切问题时都非常痛快，就是对于那些很不客气、很不妥当、十分无聊的问题，他也毫不在意。他回答时顺便提到，他离开俄国的确已经很久，有四年多了，他到国外去是为了养病，他患有一种奇怪的神经病，类似癫痫症或舞蹈病，有些震颤和痉挛。皮肤黝黑的人听他说话时，冷笑了好几次。有一次他问：“怎么样，给您治好了吗？”淡黄头发的人答道：“不，没有治好。”这时皮肤黝黑的人笑得特别厉害。

“嗨！钱大概都白花了吧？可咱们这里的人却还是相信他们，”皮肤黝黑的人尖刻地说。

“千真万确！”一个坐在旁边的人插嘴道。这位先生衣着寒伧，像是个只会抄抄写写的小官员，四十来岁，体格强健，红鼻子，满脸粉刺，“千真万确，先生，他们只是白白地骗取俄国的一切资源！”

“噢，就我的情况而论您可就错了，”从瑞士回来的病人用平静而和蔼的口吻应声说道，“由于我不了解整个情况，我当然不能同您争辩；不过，我的医生却拿出他最后的钱给我做回国的路费，而且我在国外的時候，他几乎养活我两年。”

“怎么？没有人供给您钱？”皮肤黝黑的人问。

“是的，供养我在国外生活的帕夫利谢夫先生在两年前去世了；后来，我写信给国内我的远房亲戚叶潘钦将军夫人，可是没有接到回信。所以我只好回来了。”

“那么您投奔何方呢？”

“您是说我要在哪里落脚吗？……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呢……是这样……”

“还没有决定吗？”

听他讲话的两个人又哈哈大笑起来。

“您的全部财产大概都在这个包袱里吧？”皮肤黝黑的人问道。

“我敢打赌，准保没错，”红鼻子的官员非常满意地附和道，“他也没有在行李车里寄放什么东西。不过还是不能不指出，贫非罪也。”

果然如此：淡黄头发的青年马上急不可耐地承认了这一点。

“您的包袱毕竟还是有点用处，”官员继续说，这时他们已经笑够了（最妙不过的是，末了就连包袱的主人也瞧着他们笑了起来，这使他们越发开心了），“虽说可以打赌，说里面没有一包包外国的拿破仑金币、腓特烈金币和荷兰金币，只要看看您那双外国皮鞋上的鞋罩，就可以确定这一点，可是……要是在您的包袱之外再添一个像叶潘钦将军夫人那样的亲戚，那么这个包袱就会具有另一种意义；当然，这必需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叶潘钦将军夫人果真是您的亲戚，您没有因为心不在焉而弄错……人们由于心不在焉或……想象力太丰富，常常会发生错误。”

“噢，您又猜对了，”淡黄头发的青年应声说道，“我真是差点弄错了。这就是说，她几乎不是我的亲戚。我没有收到她的回信，老实说，当时我甚至都毫不惊奇。我早就料到了。”

“您白花了寄信的邮资。噢……起码您是老实而真诚的，这倒值得称赞！噢……我认识叶潘钦将军，先生，因为他是社会名流。在瑞士供给您生活费的那位已故的帕夫利谢夫先生，如果就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话，那么我也认识，先生。姓帕夫利谢夫的有两个人，是堂兄弟。另一个至今还住在克里米亚。已故的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是一位可敬的人，他交游很广，在世时有四千名农奴，先生……”

“不错，他是叫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年轻人回答以后，就好奇地凝视着这位万事通先生。

在有的社会阶层里，有时会碰到这种万事通先生，甚至会经常碰到。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们那整天苦苦钻研的头脑和种种才能，全都

不可遏制地用在一个方面。当然，当代的思想家一定会说，这是因为他们缺乏更为重要的生活趣味和见解。不过，所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句话，只是指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而言，就是说，某人在什么机关供职，他认识什么人，他有多少财产，在哪一省当过省长，娶什么人为妻，妻子陪送多少嫁妆，他的堂兄弟是谁，表兄弟又是谁，如此等等。这种万事通大都穿着磨破了袖子的衣服，每月领十七卢布的薪俸。被他们打听到全部底细的那些人，当然想不出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什么动机，不过，他们有许多人都从这种足以和一门完整的学科媲美的知识中得到充分的慰藉，获得了自尊心，甚至精神上也得到了高度满足。这倒真是一门富有魅力的学科。我看到过一些文人学者，诗人和政治家，在这门学科里寻找并找到了极大的乐趣和最高的目的，甚至单单就靠这个而飞黄腾达。在这次谈话期间，那个皮肤黝黑的青年自始至终都在打哈欠，毫无目的地向窗外张望，急不可耐地盼望及早结束这次旅行。他有点心不在焉，简直是心神不定，几乎是心慌意乱，甚至都变得有些古怪：有时似听非听，似看非看；有时他笑了起来，却连自己都不知道、也不明白笑的是什么。

“请问尊姓大名……”满脸粉刺的先生蓦地对拿着包袱的那个淡黄头发的年轻人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对方马上很痛快地答道。

“梅什金公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不知道，先生。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先生，”官员沉思着回答，“我讲的不是姓氏，这个姓氏古已有之，在卡拉姆辛的历史书里可以找到，也准能找到。^①我指的是您本人，先生。真的，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现已无处可寻，甚至音讯全无，先生。”

“噢，可不是嘛！”公爵立刻答道，“梅什金公爵一族的人，现在只剩我

① 在俄国史学家卡拉姆辛(1766—1826)所著之《俄国史》中确有梅什金家族的名字。

了。我觉得，我是本族最后一个男人。至于我父亲一辈和祖父一辈的老人，他们过去都是我国的独院小地主^①。不过，家严是士官学校出身，当过陆军少尉。我不知道叶潘钦将军夫人怎么也算是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一员，也是本族的最后一个女人……”

“嘿嘿嘿！本族的最后一个女人！嘿嘿！您真会说笑话！”官员嘻嘻地笑起来了。

皮肤黝黑的人也冷笑了一声。淡黄头发的青年对于自己居然会说出这么一句相当拙劣的双关语^②，不禁感到有点惊讶。

“您要知道，我完全是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的，”他终于惊讶地解释道。

“当然当然，先生，”那官员开心地唯唯称是。

“公爵，您在国外可曾跟大学教授学过什么学问？”皮肤黝黑的人突然问道。

“是的……学过……”

“我可从来没有学过任何学问。”

“我也只是学了一星半点罢了，”公爵几乎是以抱歉的口吻补充道，“他们认为我有病，不能按部就班地求学。”

“您认识罗戈任家的人吗？”皮肤黝黑的人急忙问道。

“不，我完全不认识。我在俄国认识的人很少。您姓罗戈任吗？”

“是的，我姓罗戈任，名叫帕尔芬。”

“帕尔芬？不就是那个罗戈任家的人吗……”那官员以特别傲慢的神气开始说。

“是的，就是那一家，就是那一家，”皮肤黝黑的人粗暴无礼地急忙打断官员的话。不过，他对这个满脸粉刺的官员压根就没瞧过一眼，一开始

① 独院小地主，是俄国农奴制时代低级官吏后裔出身的小地主，土地不多，可蓄农奴，并与农民同样负担赋役。

② 在俄文中，“本族的”这个词组，也作“就某一点而论”解。

就只对公爵一个人说话。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官员惊呆了，几乎把眼睛都瞪了出来。他的整个面孔立刻露出一一种虔敬的、奴颜婢膝的、甚至惊慌失措的神情，“您就是那位世袭荣誉公民谢苗·帕尔菲奥诺维奇·罗戈任的少爷吗？他不是在一个月以前去世，留下二百五十万遗产吗？”

“你怎么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万现金呢？”皮肤黝黑的人打断他的话，就连这一次他也不屑于瞧那官员一眼。“您瞧！（他指着官员对公爵使了个眼色）他们马上像一群饿狗似的围了过来，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我的父亲的确是死了，我过了一个月才从普斯科夫回家奔丧，几乎连一双皮鞋都没有。不论是我的混账哥哥，还是我的母亲，都既不给我寄钱，也不通知我一声！简直像对待一条狗！我在普斯科夫害了热病，整整躺了一个月！……”

“现在您一下子可以拿到一百多万，这还是最起码的呢，我的主啊！”那官员举起双手一拍。

“请问，这与他有什么相干！”罗戈任又气忿地、恶狠狠地冲他点了点头，“哪怕你在我面前拿大顶，我也不给你一个戈比。”

“我要拿的，我要拿的。”

“你瞧！哪怕你整整跳一星期舞，我也决不给你，决不给你！”

“你不给就不给吧！我本来就该这样做；你不给就不给吧！我还是要跳舞。我就是把老婆孩子都扔掉，也要在你面前跳舞。我应该向你致敬，我应该向你致敬！”

“去你的吧！”皮肤黝黑的人啐了一口唾沫，“五周以前我也像您一样，”他对公爵说，“拿着一个小包袱，离开父亲，跑到普斯科夫去找姑妈；我在那里害热病，躺倒了。我不在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是中风死去的。愿死者的英名永垂不朽，不过，他当时几乎把我活活打死！您信不信，公爵，这是真的！当时我若不逃走，他就会一下子把我打死的。”

“您做了什么使他生气的事吧？”公爵问道，带着一种特别好奇的神情仔细打量穿皮袄的百万富翁。虽说万贯家私和继承遗产本身确有引人注目之处，不过，使公爵惊讶并感到兴味的却还有另一种因素。罗戈任不知为什么也特别乐意跟公爵攀谈，虽说他所以要攀谈，多半是出于肉体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精神上的需要；多半是由于心神不宁，而不是由于心地忠厚；他由于心慌意乱、忐忑不安，所以总想看看什么人，讲讲什么事。仿佛他至今还害着热病，至少是情绪激昂。至于那个官员，他死盯着罗戈任，连大气都不敢出；他倾听着、掂量着罗戈任的每一句话，仿佛在寻觅钻石似的。

“他的确是生气了，而且不一定没有道理，”罗戈任答道，“但是我的哥哥却叫我无法忍受。我不能责怪母亲，因为她是个老太婆，整天读《每日读物月书》^①，和老太婆们坐在一起闲聊，对我的哥哥先卡^②言听计从。他为什么不及时通知我呢？这我明白，先生！不错，我当时的确神志不清。听人家说，家里打电报来了。但是，那电报是打给我姑妈的。她在那里守了三十年寡，从早到晚同疯修士鬼混。她修女不像修女，甚至比这还糟。她接到电报以后十分害怕，没有拆开，就把它送到警察局去，它至今还留在那里。只有科涅夫，瓦西里·瓦西里奇，很帮我的忙，把一切都写信告诉我了。一天夜里，我的哥哥把家严锦缎棺罩上的金璎珞割了下来，说道：‘它们值多少钱啊！’单单为了这一桩事情，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因为这是大逆不道。喂，你这个小丑！”他对那官员说，“在法律上这是不是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大逆不道！”那官员立刻随声附和道。

“犯了这种罪，是不是该流放西伯利亚？”

① 《每日读物月书》是供东正教教徒每日阅读的书，主要内容为圣徒言行录，每月一册。

② 先卡是谢苗的昵称。

“流放西伯利亚！流放西伯利亚！立刻流放西伯利亚！”

“他们以为我还在生病呢，”罗戈任继续对公爵说，“但是我一句话也不说，悄悄地带病上了火车，动身回家。谢苗·谢苗内奇老兄，你给我开门吧！我知道他对我那去世的父亲说过我的坏话。不过，我当时的确是为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把父亲惹恼了，这是实情。这是我一个人做的事。鬼迷了我的心窍。”

“为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吗？”那官员若有所悟地、低声下气地说。

“你知道什么！”罗戈任不耐烦地对他喊道。

“我知道！”那官员得意洋洋地答道。

“又来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有的是！我对你说，你真是个无耻的家伙！我早就知道，一定会有这种家伙立刻来纠缠的！”他继续对公爵说。

“也许我真知道，先生！”那官员坐立不安了，“我列别杰夫是知道的！阁下，您现在责备我，但是假如我拿出证据来又怎么样呢？说起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就是为了她令尊要用英木棍子教训您一顿。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姓巴拉什科娃，也算是位贵族小姐，也是本族的一位公主，她和一位姓托茨基的有来往，那人的名字叫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她只和他一个人要好，他是地主，又是大资本家，许多公司和协会的股东，因此和叶潘钦将军成了至交……”

“啊，原来你是这样的人！”末了，罗戈任的确大吃一惊，“活见鬼，他果然知道。”

“我全知道！列别杰夫无所不知！阁下，我给利哈乔夫·亚历萨什卡当过两个月跟班，那也是在他父亲死后。我认识所有角落和胡同，结果没有我列别杰夫，他就寸步难行。他现在在蹲债户拘留所。可当时我却有机会认识了阿尔曼斯、科拉菲娅、帕茨基公爵夫人和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也有会长了许多见识。”